

失序次元·狼與貓·相處

貝雷絲不小心惹惱了艾黛爾賈特。

今天午睡後，艾黛爾賈特先一步醒來，變成小白貓在貝雷絲身上踏來踏去。踏得正高興，貝雷絲睜眼看到她，二話不說把她抱了起來，開始玩飛高高。

艾黛爾賈特從小沒玩過這麼刺激的遊戲，本來玩得很高興，直到玩夠了她重新抱進懷裡，聽見她以想睡的聲音低聲說道：「希望你快點長大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氣得當場伸出爪子，狠狠往貝雷絲臉上招呼。

「抱歉……因為族裡的狼崽子都很愛玩……」

貝雷絲頰邊帶著細長爪痕，對著身旁滿臉愠怒的白髮少女道歉。

「妳又把我當成幼崽嗎？都說我已經成年了！」

艾黛爾賈特將近十年沒有進城，補充物資都靠飛鷹遞送，今天為了採買貝雷絲的生活用品，決定出門購物。

她摟著貝雷絲左臂，邊說邊緊張地看著獸族在街上來來往往。

艾黛爾賈特早就消氣了，可是被哄的感覺太好，她捨不得結束，只好繼續假裝。

「對不起，艾爾。」

貝雷絲不曉得艾黛爾賈特為何生氣抓她。

貓咪的心思變幻莫測，可能是突然覺得飛高高不好玩了吧？

貝雷絲認為一定是自己有錯，滿心只想討好艾黛爾賈特，摟著她腰際，用臉頰蹭了蹭她的髮髻：「別生氣了，好不好？」

「哼……」艾黛爾賈特實在裝不下去。

為了轉移注意力，艾黛爾賈特轉頭望向廣場。

聳立在廣場中央的巨大雕像，正是她與城中居民信奉的戰鬥女神。

戰鬥女神最普遍的形象是頭戴銀盔、身穿銀甲，把全身包括臉頰遮擋得嚴嚴實實。

因此，身為祭司的艾黛爾賈特在洞穴碰見貝雷絲，才沒發現自己遇見的是女神本尊。

「說起來，為什麼流傳下來的是那種形象……？」

艾黛爾賈特看看身穿輕薄獵衣的貝雷絲，再看看一身厚實鎧甲的雕像，越想越不解。

貝雷絲知道答案，暗自心裡回答：因為有隻小貓是釀醋專家，覺得她的狼伴侶露臉容易招蜂引蝶，以增加安全保障為由，出了神狼領地，非要自己穿盔戴甲不可。

兩人走進一家服裝店，艾黛爾賈特準備為貝雷絲訂製新的衣服。

「祭司大人！歡歡歡迎光臨！」

艾黛爾賈特作為戰鬥女神的祭司，居民們對她抱有強烈敬畏，店主說話也戰戰兢兢，讓許久沒有接觸平民的艾黛爾賈特更難開口。

貝雷絲安靜觀察雙方同樣畏怯結巴的對談，主動上前代替艾黛爾賈特交涉。

交涉的店家多了，遇見其中一名大膽的店主詢問貝雷絲：您是不是祭司大人的侍從？

貝雷絲面不改色地點頭，艾黛爾賈特在旁想澄清，被她捂住嘴巴帶出店外。

「別說出來，會引起騷亂。」

貝雷絲提起掛在手臂上的小白貓，認真交代。

艾黛爾賈特出了店馬上變成原形，不滿地張口咬住她。

一點都沒有她以前身為祭司、每日誠心供奉戰鬥女神的樣子。

貝雷絲更喜歡她這副率性的模樣，毫不在意地摸了摸小白貓腦袋。

「東西買完了，他們會派飛鷹送到神殿，我們直接回去吧。」

「喵！」

小白貓叫了一聲，輕盈跳落地面，豎著貓尾跑向城門。

貝雷絲立刻變回狼形，搖著大尾巴緊跟在小貓身後。

迎著微涼的晚風，一貓一狼悠閒走在返回神殿的白石路上。

兩獸的步伐尺寸相差太多，大灰狼往前踏一步，小白貓要連走六到七步。

為了跟貝雷絲並肩而行，艾黛爾賈特以極快的速度移動四隻小腳。

「嗷嗚嗚？」

大灰狼有種在欺負她的感覺，開口邀請小白貓坐在自己背上。

「喵！」

小白貓強硬地拒絕了。

兩獸語言不通，但解讀紫眸裡固執彥扭的眼神，貝雷絲知道艾黛爾賈特是有骨氣的小貓。

她擔心小白貓走太累，偷偷地放慢了腳步。

「嗚嗚……！」

艾黛爾賈特馬上發現，生氣地叫貝雷絲不准配合自己。

貝雷絲迷惑地恢復正常步速，感覺自家這隻可愛的小貓真是好愛生氣。

她邊走邊看著艾黛爾賈特逞強努力跟上自己、速度越來越慢，直到力竭停步，小小的貓身隨喘氣聲劇烈起伏，光走路就快去掉半條命的樣子。

就算貓有九條命，也禁不起這麼折騰吧？

貝雷絲心生愛憐，回頭走到艾黛爾賈特身前，將腦袋慢慢湊上去，溫柔地舔舐她身體。長有倒刺的狼舌剛碰上貓身，小白貓瞬間失衡倒地。

貝雷絲大吃一驚，驚慌地繞著小白貓轉了兩圈，用鼻子頂了頂小白貓柔軟身軀。

艾黛爾賈特沒事，只是因為太累，倒地後直接睡著了。

貝雷絲鬆了口氣，既好笑又無奈，壓低腦袋，用最輕柔的動作把小白貓頂到自己頭上。再小心翼翼地滑到背部，以穩定步伐向前，慢慢加快腳步，托著心愛的小貓走回神殿。

貓咪每天都要睡很久。

貝雷絲耐心等艾黛爾賈特自己睡醒，期間收到城裡的包裹，把今天採買的東西全部分門別類收拾整齊。

到了晚飯時間，艾黛爾賈特聞到香味醒來，迅速舔了舔毛，尋香踏進兼作飯廳的廚房。

貝雷絲為她做了一大盤奶油燉魚。

艾黛爾賈特迫不及待化為人形，坐進貝雷絲幫忙拉開的餐椅，拿起湯匙和叉子大塊朵頤。

貝雷絲還做了五隻香草烤雞，把每一隻身上最肥嫩多汁的部位切分給艾黛爾賈特，看她吃得津津有味，心中湧現暖意。

這一餐，兩人都吃得非常滿足。

「——對了，艾爾，妳看這個。」

享用完飯後點心，貝雷絲掏出一根黑色的老鷹羽毛，在艾黛爾賈特眼前晃了晃。

「！」艾黛爾賈特瞬間睜大眼睛。

「這是信使掉的，我想妳會喜……」

話音未落，艾黛爾賈特伸手撲擊那根羽毛。

貝雷絲眸光一閃，立刻避開她的攻擊。

兩人來回數次，艾黛爾賈特的攻擊不斷落空，索性雙手並用，成功夾住貝雷絲手掌，張口咬上羽毛尖。

咬了兩下，艾黛爾賈特鬆開雙唇，紫眸期盼地看向貝雷絲。

「……」

貝雷絲忍著笑意，再次把羽毛送到艾黛爾賈特面前。

艾黛爾賈特興高采烈握住羽毛，看著手指，赫然想起自己還是人形，臉頰剎那間全紅了。

「妳果然很喜歡……」貝雷絲若無其事地補完剛才沒講完的話。「玩羽毛。」

「我才不喜歡！」

艾黛爾賈特閉眼抱胸，不高興地撇開臉。

「我又不是幼崽！」

「……」

貝雷絲再度晃動羽毛。

艾黛爾賈特不受控制地張眼去看。

貝雷絲用一根細長狼毛綁住羽毛尾端，讓它在上空繞圈，發出類似鳥類飛翔的聲音。

「嗚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緊抿著唇，努力憋到極限，驟然變回原形，興奮地追逐起那根羽毛。

貝雷絲陪小白貓玩到她開始大口喘氣，手腕一轉，讓羽毛降落到左肩上。

小白貓毫不猶豫往貝雷絲身上攀，從她的小腿往上爬到胸前，張口咬住被玩到分岔的羽毛尖，疲累地往貝雷絲肩上一趴，重心一個不穩，細軟貓身陡然下滑。

貝雷絲穩穩抱住了自己的小貓，收成功成身退的羽毛，用指尖輕輕為這隻玩累窩在她臂彎裡的小白貓按摩梳毛，聽見她發出安心滿足的呼嚕聲。

「想睡直接睡，我抱妳回房。」

小白貓就這麼睡了。

她記得自己還沒有舔毛，也知道貝雷絲一定會幫她舔毛。

貝雷絲的狼舌比她的貓舌粗糙許多，每次都舔得她超級舒服，感覺連邪氣都能一併除去。自從貝雷絲到來，艾黛爾賈特養成了習慣，天天期待貝雷絲幫她舔毛。

貝雷絲抱著小白貓回到房間，一如既往地坐在床旁化身大灰狼，幫小白貓把全身細毛來回舔舐三遍，尾巴也沒放過，接著把自己舔乾淨，這才化為人形，抱著小貓爬上床鋪。

這張床對貝雷絲的狼形來說也太小，她都是以人形抱著艾黛爾賈特睡覺。

貝雷絲把小白貓放在自己左側，右手撫著小白貓的背毛，漸漸感到想睡。

這時，小白貓突然醒來，轉頭跟貝雷絲對看。

「怎麼了？」貝雷絲柔聲問。

小白貓沒有回話，起身蹭到貝雷絲懷裡，用臉磨擦兩下，再毫不客氣踩到貝雷絲腰上。

貝雷絲看她想爬上自己身體，連忙扶著她，從側躺改為仰躺。

小白貓趴在貝雷絲胸前，把身子往右胸挪了挪，以免壓住心臟不舒服。至於壓著胸口呼吸會不順……沒辦法，她就想窩這裡，貝雷絲必須適應。

艾黛爾賈特看著貝雷絲的臉，感受她充滿愛意的撫摸，心滿意足地再次入睡。內心是滿足了，身體沒有。

艾黛爾賈特不知不覺變成人形，四肢並用地纏抱住身下的貝雷絲。睡到半夜，艾黛爾賈特突然夢到一隻跟自己長得一模一樣的白貓。

不知哪來的野貓，開口對自己喵喵叫，一對紫眸還緊緊盯著貝雷絲。

這隻貓其實是艾黛爾賈特的記憶幻影，正在詳細告知艾黛爾賈特她遺忘的過去。

但艾黛爾賈特看她覬覦自己的狼，不太想仔細聽她說話。

「喵喵喵？」對方說完問她：知道了嗎？

「完全聽不懂妳在喵什麼。」艾黛爾賈特冷淡回答。「說人話。」

「喵喵！」白貓氣急敗壞地叫了一聲，變成跟她長相一樣的少女：「妳為什麼聽不懂！？」

「我為什麼要懂？」艾黛爾賈特傲慢抱胸。「還有，不許妳一直偷看我的貝雷絲！」

「她明明是我的！」

「是我的！」

「我的！」

「哼！」艾黛爾賈特炫耀地抱住貝雷絲。「妳能抱她嗎？」

記憶幻影不甘心把手伸向床鋪，直接穿了過去。

「看吧？我就說她是我的！」

「……剛成年的我，還真的很幼稚。」

記憶幻影扶著額頭喃喃自語，察覺自己即將被迫消失，無奈地望著床上得意洋洋摟著貝雷絲的艾黛爾賈特，冷冷留下一句話。

「哼，只知道這種抱法，妳果然是隻小貓崽。」

「——我才不是小貓崽!!」

艾黛爾賈特氣呼呼醒來，房裡充盈清爽的晨光和空氣。

「艾爾，妳做夢了？」

隨即聽見貝雷絲溫柔的問話，後腦勺髮絲間也傳來她手指的觸感。

「嗯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眯著眼享受，感覺全身懶洋洋的，又要睡著了。

「做了什麼樣的夢？」

「好像……在跟誰吵架。」

「跟我？」

「不是。」艾黛爾賈特倒是記得夢裡有貝雷絲。「妳以前跟我吵過架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貝雷絲回答。「族老們從小教導我，妻子大人永遠都是對的，討妻子開心，遠比

是非對錯重要。」

「神狼真是奇怪的種族……凡事容忍退讓，不會感到壓抑？」

「？」

神狼沒有那麼複雜的心思，只要伴侶高興就會快樂地猛搖尾巴，貝雷絲也不例外。

「艾爾，跟妳在一起，我一直都非常開心。」

貝雷絲說著湊上唇瓣，吻了吻艾黛爾賈特的額頭。

「……嗯？妳臉紅了？」

她親眼看著艾黛爾賈特白皙臉頰泛起紅暈，一路紅到耳根。

「妳看錯了！」

艾黛爾賈特慢半拍地伸手捂住貝雷絲的眼睛，一句強辯讓後者唇邊揚起淺笑。

「對，是我看錯了。」

「……哼。」

艾黛爾賈特羞澀地閉上眼睛，隔著睡衣輕啃貝雷絲鎖骨。

貝雷絲身上的氣味實在好聞，艾黛爾賈特總是忍不住想舔吸她，感覺發情期要提早來了。

「嗯……妳這頭壞狼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含糊地呢喃著，在貝雷絲灼熱發亮的目光注視下，毫無所覺地睡起了回籠覺。

她明明沒有記憶，為什麼會說出以前在自己身下狂熱承歡時同樣的愛語？

貝雷絲迷惑地摟著懷裡未經人事的白髮少女，臉頰和身體逐漸冒出忍耐的汗水。

「……這就是『壓抑』？」

過去並未品嚐過的身心痛苦，此時此刻，貝雷絲深深地體會到了。